

目 录

小林镇社会发展概述	梁振兴 (1)
拱北海关沿革小史	刘 安 (10)
洋务运动期间容闳在上海的企业活动	陈正卿 (15)
辛亥革革爆发后容闳给谢缵泰的信	林嘉葵 (24)
唐廷枢传记	唐佑钧 唐仕进 (30)
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徐润	沈锦锋 (44)
唐耐修与裕繁煤铁矿	唐有淦 (55)
中国最早的留日学士唐宝锷	唐培堃 (59)
唐有恒博士传略	唐大延 唐济民 (67)
爱国士绅杨应麟	杨青山 (70)
抗战时期日伪在外沙海边坑杀群众 的暴行	唐益连 (72)
解放前香洲的祀神民俗	管荣光 (74)
珠海台风录	李叶新 (77)
忆话前山八景	苏鼎常 (83)
稿 约	(89)

小林镇社会发展概述

梁 振 兴

小林镇在珠海市区的西部，位于珠江口鸡啼门东侧，与斗门县一水之隔，和红旗华侨农场挨田接壤。全镇人口7,200多人；属下分小林、广益、广发、沙脊、三板五个自然村和一个居民委员会；有土地面积22,000多亩，是一片广阔的沙田区。

一百年以前，小林还是浮在南海边上的小岛，浊浪滔天，荒芜僻荔，不毛之地。一百年以来，沧海变桑田，小林的地理环境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变。今天，这里肥沃的沙田河涌纵横，楼房林立，村镇企业蓬勃地向前发展，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派社会主义新农村景象。

一、围垦与开发

小林的地名，最早见于《香山县志》（清代同治年版）写作“本小淋”。“鸡啼门东岸为三灶大淋小淋……”。

“蛋家湾越海三里抵小淋山、大淋山……东南则大洋无际。”解放前后被称作“小霖”，今人多省写为“小林”。

清代，小林和大林属香山县黄梁都三灶乡的地域。民国

时期属中山县。1953年属珠海县三灶区的大小林乡和沙脊乡。1962年，小林从三灶公社中划出，定为小林公社；大林则属平沙农场（后划归红旗农场管辖）。如今小林属珠海市香洲区管辖的一个镇。

古代的小林和大林、三板、白藤都处在苍茫浩海之中。其中，小林和大林两山对峙，相靠而又被海水相隔，“洋海四周，地只片壤”，是“海盗出没行劫”的地方。由于珠江水将大量的泥砂和沉积物注入南海，在鸡啼门和泥湾门一带海面回旋、沉积，年长日久便淤积成大片的滩涂海滩。这海滩又经过“鱼游”（鱼在浅水处游弋）、“脊露”（退潮后露出一条泥脊）、“鹤立”（白鹤等鸟类在岸边站立寻食）、“草铺”（海滩上长草）等四个阶段，海滩逐渐升高，变成绿色的海岸带。清代晚期，小林山与大林山之间及其周围，已进入“草铺”阶段，长满了红木林（即当地人叫“霖钉柴”）、芦苇、藤蔓、水草……铺天盖地，繁茂如青纱帐。那时候，这咸淡交界的水域地带，鱼虾蟹蚌云集栖生、繁殖，多之不计。“虾山”和“鲚鱼涌”就是小林山和大林爱国村的别名了。

清代光绪年间，县城石岐有一位姓李的财主，他来到小林大林，看中了这块宝地有利可图，便雇请大批的“蛋家人”（即旧时四海为家，到处飘泊为生的水上穷人。）打石、筑堤，在小林山与大林山之间的海滩上围了500多亩土地。经过好几年的操劳，他把全部家财都投资下去，终于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左右，将大围基本筑好。他立起“李府税界”石碑，准备请人进入垦发。但是，天不从人愿，就在这一年刮起一场特大台风，山呼海啸，浪涛汹涌，把围堤

冲塌，将整个大围吞噬。李财主急急走上大林山北坡，呆呆地望着这白茫茫的一片，心如焚烧，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家财付之流水，气恼之时失足跌下山悬死去。后人把李财主摔死的地方就叫“跌死鬼”，把这个最早垦发的大围叫作“李家围”。

李财主死了几年以后，他的家族就与石岐张溪乡的几位有钱人合资，组成“十二股东”，重新修固李家围。接着，又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续着李家围北面，将小林与大林之间全部荒滩围了起来，有2,200多亩。先是租让人家捉鱼捕虾，后来逐步垦发。他们所得收益按股份分红，并将其税收交给石岐“广仁善堂”，故取名“广仁围”。他们组织船运将盛产的鱼虾蟹鳔，还有禾虫，贩销港澳、石岐、江门、广州等地，小林的渔货便出了名，获利甚丰。邻近地主看见“十二股东”发了财，也垂涎三尺。

民国之后，香山县改为中山县，小林属中山县管辖。这里的海滩淤积很快，中山、新会、顺德等县的地主都接踵而来，标网树界，招人筑围；于是，续着李家围、广仁围西面的广丰围、厚龙围、利成围、利昌围等一个个地筑起来了。这些地主常常因争地盘、争水利而发生纠纷，组织械斗。1935年秋天，斗门乾雾的地主因争筑利昌围，谋占广仁围与石岐“十二股东”发生了纠纷，进而组织武斗。斗门乾雾地主的一方雇用二十多人的“敢死队”，饮过“鸡红酒”发誓之后，连夜举刀枪和火把，来势汹汹地横越鸡啼门，冲向小林。石岐“十二股东”也用重金请来中山县县兵队到小林出阵。他们埋伏在两者之间的利成围大基迎击。双方火拼一整夜，结果乾雾地主的一方打输了，天亮前拖着六七条尸体离

开小林，走了。石岐“十二股东”虽然打赢了，但耽心距小林路远而后患无穷，只好将广仁围、李家围奉交中山县政府，由县部处理。时值中山县筹建翠亨村“纪念孙中山先生学校”正用经费、随即将广仁围、李家围拨归纪中学校作校产，刻造“总理故乡学校校产地界”、“纪中学校田界”之碑，立于两围之中；不准任何人霸夺此地。次年，中山县组织民利公司护沙大队（中山县直属的武装）进驻小林，将小林大林的地盘收归中山县统管，以强化的手段维护围垦秩序和税收管理。护沙大队进入小林后，就在利昌围田面起了一座两层方形的青砖炮楼，作落脚点。以后，每逢收割季节便派兵来虚放几枪，便要收保护费了。

之后，凡要在小林围垦的地主都到中山县县部（石岐）投标，接受管理。因此，有的地主投中“草铺”，有的投中“鹤立”，有的投中“脊露”，有的投中“鱼游”；各承契约，各自根据所投的海滩淤积程度，掌握时间进行围垦。当时处于“草铺”阶段的广益，开始着手围垦；处于“脊露”阶段的沙脊，延时到1943年才进行围垦；至于三板的广生围和小林的成德围滩面较低，仍处在“鱼游”阶段，直延迟到1948年才兴工围垦。这样，从高至低，由南至北，再由北转向东，多则千余亩，少则一百几十亩一块连着一块，将小林的海滩逐渐围成一个大“月”字形的沙田陆地。

从清代光绪十二年（1886年）李家围基本成围开始，至1948年围垦三板的广生围和小林的成德围为止，筑了三十多个围、有三万多亩土地（含大林部份土地），共经历了约62年。每一个围都有一个佳名，如“和兴”、“广发”、“同裕”、“恒昌”、“盛泰”……冠以吉利，以兆生财之

意。但是，在清末民国那动荡的岁月里，来小林筑围开荒者都是四面八方的穷人，他们用血汗垦发出一块块肥沃的土地，却不知饮尽了多少人间的苦水。

二、解放前的社会状况

解放以前的小林，其社会状况如何？既不见文字记载，也未发现古文化遗存，留下“李府税界”、“张溪税界”、“纪中学校田界”等几块碑刻，应是开发早期的证物。此外，利昌围炮楼、镇府所在地的“第一路军司令部”（日伪时期）旧址，小林山炮台和三板山石碉堡楼，也是军阀豪强霸占小林的见证。

据老一辈追溯，最早来小林居住的人至今已有四代。他们的祖辈跟随着父母四海飘零、以捕鱼为生。到了清代光绪年间，船破网烂，改渔为农或半渔半农，替人家筑围挣来一斗几升，以充饥肠。1935年前后，小林正处在围垦兴起时期，三灶岛上的穷人和中山、斗门、新会、顺德等地的“蜑家人”，为寻求生计陆陆续续地来到小林大林为地主筑围。有的做临时工，季节工，有的夫妻孩子长住下做人家“耕仔”。他们最先扎居在“鲚鱼涌”和“广仁围”山边，随着围垦的扩展，人也多起来，逐渐扩散到厚龙围、利昌围、沙脊和三板。他们一无所有，斩来“霖钉柴”，割来水草晒干，就在山边和围基上搭起简陋的茅寮。寮内架上粗柴烂板，铺盖一摊便是床，再用泥巴拍上一两个小灶，炊烟升起，老少围在一起团食，这便是家了。白天替地主刨泥筑堤，劈地开

荒，晚上就下海捕鱼捉虾。“广仁围，见草不见泥”。人们钻进围里开荒，蚊虫成阵把人咬得痒痒发肿，蛇鼠极多，常常被吓得心惊胆颤。所租地主的耕地其实就是刚围起来的荒滩，一切生产成本由自己负担，所得的收益地主要去大头的，自己才得小份。

小林靠自然潮汐排灌。那时候咸潮时间长，每年“清明”以后才遇上淡流，“立冬”又复咸了。即使是汛期，每涨潮高峰也会变咸。种植水稻多见“咸占”、“衿风”、“大糯”等耐咸耐风耐浸的品种，插植方式多采用“中行”（每两行早造秧苗的中间插植一行晚造秧）、“双龙出海”（每四行早造秧苗的中间插植一行晚造秧）等规格。春耕到来，就去村上找“东家”（称地主叫“东家”，都住在石岐、白蕉、乾雾等陆地村上。）借来高利贷的谷种和一些口粮，陆续筹作农事了。一年到头，风灾咸患，螞蟥虫咬，禾熟又怕人偷，操尽辛劳。年收成能有“早四晚六”（即早晚两造共十箩谷，500市斤）便算最好的产量，心满意足了。若遇上时年不景，还不够还地主的谷种高利贷。每逢开镰收割，地主便派“师爷”（即管家）来到田头过秤定产，催租催债。来者善也，还可以乞求几句好话；来者不善，便吹须瞪眼，又诈又抢，横行霸道。

日寇侵华，以三灶岛为登陆点。小林与三灶只有一水之隔，首受殃害。日本人派一个小头目名叫“山内”（后来又派另一名叫“山口”的继任），控制着一个200多人的伪军大队，进驻小林。他们抢掠强奸，无恶不作。到处拉夫强逼为其修建“第一路军司令部”。还把男人都赶上大林山，去为日本人开采钨矿，掠夺我矿产资源。成年人就要开矿洞挖

矿脉，小孩就要在坑边淘矿。有一次，“三号龙”塌方，几十人在矿洞里丧生。

1943年（民国32年）大饥荒，珠江三角洲和粤西大批难民逃荒来到小林，饿死的，病死的比比皆是。就在小林的北环仔（土名）就饿殍狼籍，尸臭数里。日伪在山边村设了一间所谓的“难民救济所”，专门收留路过的难童，每天给人“施舍”一勺粥水，又每天将死去的二三十个“难民仔”，用船运到鸡啼门扔下海中。

日本投降后，群众稍喘了一口气。但是，国民党海防军马上介入霸占地盘，当地地主梁北胜也乘机收罗流氓地痞，自立民团，自封为“大队长”。他以“缉私”为名，于1946年在三板山修建石碉堡楼，以武力控制着小林的北部和泥湾门水道。那时，兵匪相争，经常举枪压弹，骚扰民间。更有那些白天为兵，晚上为贼的“蒙面客”打家劫舍，强奸妇女，谋财害命，把小林搞得鸡犬不宁。

解放前的小林，没有医生，没有学校，没有商店。只有三两个私塾穷先生到处招讲夜学，还有几个从斗门、三灶来的担货郎沿路叫卖。直至解放前夕，才有几个小摊档钉上几间松皮棚，用洋布在门前一撑，都都囊囊地算是小林街了。人们谈不上文化娱乐，辛苦劳动之余能唱几首咸水歌，自发地对上歌，这就是喜事的了。“蛋家佬”食海水，洗咸水。咸潮一到，成群结队到小林山、三板山挑运淡水。有首民谣曰：“朝头担水担到晏，晚头担水担到二三更，脚趾踢崩埋打烂，石仔伶仃路难行。”这就是当时食水的写照。

解放前的小林自然灾害特别多，六七级台风环流，就把小林变成汪洋。据老一辈人回忆，1939年农历七月初三，一

场强台风卷起六七尺浪头从东边骤然压过来，顿时整个小林白浪滔天，全部茅寮无一幸存，逃避不及的人只有骑在寮顶，依风顺水远远飘流到平沙山下；那年颗粒无收。1946年一场瘟疫，患者瘫软无神，死者无计。1948年腊月廿八正近年晚，一场无情大火把小林街几十户人家连同杂货小摊档毁于“无牙老虎”之下，过年哭遭殃。

兵殃匪患，天灾人祸，解放前的小林人民在苦海中挣扎求生。直至1949年农历十月十一日，人民解放军南下部队解放了小林，人们才见到了光明和希望。

三、旧貌换新颜

解放以后，随着沿海滩涂的开发和利用，小林的地理环境也发生着变化。1958年，中山珠海两县堵塞了白藤海，截住了北上的咸流，泥湾门水道成为白藤堤。1968年，解放军6856部队（一个师）围垦了小林东部的八一大围，垦发了20,000多亩土地；又于1971年交给地方管理，建立红旗农场。1974年斗门县围垦了泥湾门，开发白藤湖旅游中心。近年来，又着手开发磨刀门，大林与三灶之间的“大门口”筑起了堤坝，成了汽车公路。这样，从斗门县陆地的白蕉，到白藤湖，红旗农场、小林、三灶形成陆连。小林也从海岛逐渐演变在半岛之中。

解放三十多年来，小林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当家作主，艰苦创业的精神，建设家园。他们修筑了水利联围和水闸，全面地整治了围内排灌系统，引淡排涝，抵住了强台

风、大海潮和咸患的危害。他们根据沿海沙田的特点，合理安排生产布局，以种植甘蔗、水稻为主，发展种果、养鱼，发展畜牧业。他们大力推广科学技术，改良耕作制度，使生产效益不断提高。如水稻，1955年年亩产只有360斤，到1986年增至1,200斤；甘蔗1968年亩产只有3吨，到1986年达6吨。近年来，村镇企业有较快的发展，办起了纸箱厂、造纸厂、人造金刚石厂、宝石加工厂、饮料厂……等等。小林经济的发展，上缴国家的税收也不断增多。据调查，1955年小林（还包括大林）上缴国家的税款只有15万元，1980年达150万元，1984年以来每年上缴给国家的税款超过230万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林群众的生活水平稳步上升。1986年农业人口平均收入达784元。昔日穷人住茅寮，今天茅寮变成砖屋，又变成楼房。人们从穷困走上了富裕的道路，欢声笑语，生活显得多姿多彩。小林山下建成新墟镇，公路和水运通往四面八方。村村铺上水泥路，用上自来水。有了卫生院、医疗站、影剧院、幼儿园、敬老院。中小学校校舍全部更新，盖上了教学楼，新一代在幸福地成长。

小林，过去的荒岛僻壤，今天是四季飘香，社会主义制度使这块沙田地区，旧貌换新颜。

拱北海关沿革小史

刘 安

拱北海关原名拱北关，位于今珠海市南部，与澳门地区接壤。它从1887年正式建关，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的建立，与澳门主权的变迁又有着极大的联系。本文仅根据有关文献资料，对拱北关的建立和沿革作一概述。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宋、元、明时期，历代封建王朝均在澳门设立行政管理机构，实行领土主权管辖。封建王朝设立的管理沿海地区进贡和贸易职能的“市舶提举司”机构，也在澳门行使着权力。“市舶提举司”即是海关的前身。明朝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葡萄牙殖民者买通明朝指挥使，获许在澳门居住。同年，明朝政府将“市舶提举司”迁到澳门征税，使澳门成为与海外沟通及交往的口岸。公元1549年，明军将葡萄牙殖民者驱逐出澳门。公元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又贿赂明海道付使，谎称商船遇到风暴，请求准许在澳门避风且居住，晾晒货物，澳门遂成为葡萄牙在东方的一个落脚点，也是其侵略及掠夺东方的一个据点。从公元1535年到1849年，这期间明清政府一直在澳门设有海关、衙门等机构，对澳门地区进行着管理，控制着葡萄牙等外国人的活动。

清朝康熙年间的禁海令，持续了近二十年，直至公元

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朝派兵消灭了在台湾的反清力量之后，才解除了海禁，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捕鱼。随着海禁开放，清政府确定广东澳门、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南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附近，又有说江苏镇江市附近）为对外贸易之地，设置粤、闽、浙、江四海关，各设监督，管制进出贸易，征收关税。公元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在广州正式设置粤海关，同时在澳门设“粤海关澳门总口”，总口之下设有南湾、娘妈阁、大马头和关闸四小口，是中国政府最早在澳门设立的海关机构。直至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在澳门的海关机构一直行使着管理对外贸易，征收关税的职能。

鸦片战争以后，租借澳门半岛南部的葡萄牙人，倚仗其它殖民主义侵华势力，对清政府趁火打劫，一反过去对清政府恭顺的态度，显露出其对澳门领土之野心。首先于公元1845年11月20日，葡萄牙国王不顾中国在澳门的完整主权，擅自宣布澳门为自由港，随后又任命海军上校亚马勒为澳门总督，以武力破坏中国在澳门的主权。公元1847年，亚马勒悍然擅自驱逐了关部行台南湾税馆的官员，并将税馆房屋公开拍卖。公元1849年3月5日，亚马勒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公然派人封锁了关部行台的大门，并在港口布置舰艇，派兵保护外国商船靠岸起货，而不向关部行台缴税。3月13日，亚马勒又率兵袭击关部行台，驱赶了中国海关官员，丁役及家属，将关部行台的财产封存，还命令砍倒行台门前飘扬中国旗帜的旗杆，霸占了澳门半岛。以后又陆续扩张其地盘到凼仔（1815年）、路环（1864）两岛，形成了今天澳门这块葡萄牙殖民地的状态。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的公元1858年，英、法、美三国强迫清政府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迫使清政府承认贩卖鸦片为合法贸易，允许将鸦片改用“洋药”的名称输入中国，并规定要纳关税银。翌年，清政府又自订《洋药抽厘章程》，允许各省自订厘金税则。自此以后，鸦片开始大量进入中国，但由于清政府在澳门及其外围既无关卡，又无厘局，又不准用中国民船运送鸦片，因而走私者利用中国民船从澳门私运鸦片进内地的情况日趋严重。

公元1868年，两广总督瑞麟为了挽回税收上的损失，决定抽征鸦片的厘金，宣布广州府属下部份邻近澳门地区的民船可以从事鸦片贸易，又命令广东省厘金局在澳门外围的前山和停泊在拱北湾口的“周历”巡轮两处设立厘金卡，专责征收由澳门进入内地之民船所运载的鸦片厘金。

公元1871年6月，粤海常关又根据总理衙门的指示，派人到前山，拱北湾筹建关卡，开征关税。由于澳葡当局不同意在拱北湾设卡，经双方协议将拱北湾卡迁到附近的小马骝洲岛上。自此，中国海关才在澳门外围建立海关机构，开征关税。

公元1876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1885年，又订立《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根据这两个条约的规定：（一）鸦片进口每百斤纳关税银三十两，并纳厘金银八十两，共一百一十两。（二）关税和厘金的征收统由海关办理。（三）由清政府派员查禁香港至中国的偷漏关税课事宜。为解决上述办法得以在香港实行，公元1886年6月，清政府派员到香港和港英当局谈判。在谈判过程中，英方提出，为使香港政府协助中国海关查禁走私有效，须使澳门政府同样办理。为此目

的，清政府又派总税务司赫德（R·Hart英籍）前往澳门谈判。取得初步协议后，在清政府同意下，赫德派其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J·D·Campbell英籍）于1886年前往葡京里斯本和葡萄牙外交大臣谈判。赫德以设法使中国承认葡萄牙永居和治理澳门为报偿条件，要求葡方协助中国海关办理税厘并征及防止走私事宜。经过几个月的谈判，最终于1887年3月26日，中葡两国代表在里斯本草签了《中葡会议草约》，其中第四条规定：澳门对于办理鸦片一节仿照香港办法取得合作。

在谈判过程中，赫德向总理衙门建议将澳门四周的常关关卡划归中央管辖，即由总税务司管理，理由主要是可以为清政府收更多的税，这个建议被批准了。因而在《中葡草约》草签后，赫德就任命一位匈牙利籍的税务司法来格（E·Farago）立即到澳门筹办开设拱北关事宜。在《中葡草约》签字之前，葡萄牙国王颁布敕命，准自4月1日起澳门和香港一样，协助税务司查禁走私，实施鸦片税厘并征办法，并“允许中国税务司在澳门有私人公馆，但办公处所须在澳门及其附属地以外”。因此，公元1887年4月2日拱北关正式成立，税务司公馆设在澳门，一切有关海关监管，征税工作均在设置于澳门四周的分支机构办理。同时，派员接管了粤海常关设在马骝洲岛和前山河边的关税卡，接手办理鸦片的税厘并征，并对一般货物按照粤海常关的税则征收土产税和经费捐。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拱北关一直都把持在外国人手里，直到1949年11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拱北地区，由石岐军事管制委员会派代表黄旭接管了拱北关，由外国人把持拱北关的历史才告结束，拱北关才真正成

为人民海关。

1950年1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海关总署通告，拱北关改名拱北海关，以至与今。

本文参考资料：

- 一、《粤海关志》梁廷南编
- 二、《中国海关与中葡里斯本条约》陈翰笙、千家驹主编
- 三、《海关通志》黄序鹄等
- 四、《澳门纪略》印光任、张汝霖撰
- 五、《澳门清代“关部行台”始末》梅士敏撰
- 六、《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陈诗启著

洋务运动期间容闳 在上海的企业活动

陈正卿

容闳（1828—1912），广东省珠海市人，早年留学美国，毕业后归国服务，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向西方追求真理的优秀人物之一。他一生活动横跨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几个时期，足迹遍及大洋彼岸、祖国南北，尤其是上海日益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以后，他也在上海从事了一系列的企业活动，对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笔者谨将历年搜集的这一方面情况作一概述，以供朋友们参考。

一、参预上海江南制造局的创建

容闳自1854年由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就立志为祖国献身。但因国内清政府腐败已极，所以又忧心忡忡。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他于1860年春赶到南京，向干王洪仁玕提出旨在改革经济、政治的七条建议，但因洪仁玕等一时无法接受和实行，他快快而去，便就转往曾国藩幕下，希望依靠他来实现“富国强兵”抱负。关于这一过程，历来著述中颇有值

得商榷之处。如曾国藩、容闳交往的记始，有人依据赵烈文《能静居日记》，认为系容先“多方设法，主动攀上了曾国藩的关系，于1862年夏到达安庆”。^①而容闳本人却这样记述，1863年春曾之幕僚张斯桂几次邀请他赴安庆，容闳当时曾忧虑“时予身近战地，彼遂疑予为奸细，欲置予于法，故以甘言相诱耶？”后经容闳旧友李善兰附函说明，容方释然前往。《能静居日记》作者赵烈文虽为曾国藩亲信幕门，曾十分赞赏他“留心时事”。但赵于1861年7月才入幕，9月又离去，次年正月再入幕随即就去上海，直至1863年春间才回安庆，並仅一个月就又随曾国藩围攻南京。这一段时间，他基本不在曾国藩身边，所记当系传闻，因此应以容闳自述较为可信。而容闳此时确也不被曾国藩信任，到安庆后数月不予招见，后经李善兰、华衡芳等人竭力引荐曾对容才稍为信任。一月之中召见容闳两次，听容闳讲述关于“制器之器”的见解，十分欣赏，于当天日记就亲笔记下这段议论。正好当年10月，原湘军水师所购七艘兵船全部战毁，曾国藩不得不另谋造船之方，于是便有开设铁厂之议。曾国藩当时命清政府上海道丁日昌在上海虹口（即今九龙路、溧阳路沿江处，收购洋人铁厂一座，以丁督察筹办，並决定派容闳专程往美国购办机器。从此，容闳即与上海江南制造局，甚至与中国近代机械工业发生了不可分离的关系。关于此事，曾国藩曾寄函其负责筹款的广东藩台毛寄云说：“查有容委员闳，往来花旗最久，熟悉语言文字，派令往西洋购买制器之器”；而其款项，除由上海道丁日昌拨给万金外，其余即由广东藩司衙门“于解皖厘金项下筹拨库平银二万两，交该委员承领，克日驰往采办”。容闳于当年冬天离安庆往上海经